

教科自修適用

卷中

戰國策精華

中華書局印行

適用教科 戰國策精華 卷中

齊

威王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
兩軍相對曰交和

其別也

章

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

徽轍也

章

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名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

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歿。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周襄齊威不世之主也。列子曰。

鄒忌諷齊王納諫

初詳
再略
三變
一轉

鄒忌修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日側也。故有光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

再轉

又一轉深

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而間進。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宣王

蘇秦以合從說齊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

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皆險固言四方

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

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蹠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

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作恐喝之詞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墨黍梁父。名皆山之陰。則鄰車而載耳。郊却同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類今髡。

素自
疑懼
虛

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掘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二。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顏斶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斶。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

詞太危激此
戰國策士之習

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獨曰。
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
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
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說。左右皆曰。獨來。獨來。
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石簣。天下仁義之士。皆來役處。
處役爲使 在位 辭智並進。莫不來與。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
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
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獨對曰。不然。獨聞古
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
畝。出於野鄙。而爲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
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士也 策 貴 得 稍稍誅滅。滅
亡無族之時。欲爲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

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爲名者必以驕奢爲行据倨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地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也窮不故立功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言徒有矜大好功之志而不爲虛願不至不求不爲而欲得之處處也物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禹有五丞益稷皇陶垂契湯有三輔伊虺二相外有謚伯仲伯咎單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形謂削約上見下通聖明之事之未著者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爲本雖高必以下爲基是以王侯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

羈嘗破此中
滋味故翻然
其出處僅與
蔡澤等

任周公曰。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
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
之行。稱王自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
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羈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
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也。然
而形神不全。羈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食饑也而安步以當車。無罪以
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同媯制言命令者。王也。盡忠直言者。羈也。言
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
羈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先生王斗。人齊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
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

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惟恐夫耘失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耳。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嬪。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

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

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

齊國大治

宣王喜文學游說

至數百千人。士大夫者七十六人不治而

鄒衍淳于髡之徒

皆不盛也。然鄒衍淳于髡之徒

類皆詆誕無實不治而議所差非所用國何賴焉。故顏斶勸以貴士王斗譏

其不好士。有以也。然若斗與斶者亦未知其何如也。有一孟子而不能用安識

用彼數百
千人哉

田需對管燕

管燕齊人

得罪齊王

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

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

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而士

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

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陳軫爲齊說昭陽

倒法律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相楚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

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其言恃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死後爵歸於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言此復有外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此言無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放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雄齊。奚以薛爲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謂過失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諫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田文子又竊猶私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

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顧過言頤冢視反多。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

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

所賜時

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靖郭君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陳軫說齊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
相言更
伐我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强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彼一作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

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古反主必死辱。死於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死哭者戰。

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得地言南面而孤楚韓梁。

臣孤之以

北向而孤燕趙。

齊無所出其計矣。

願王熟慮之。

今三晉已

合矣。

復爲兄弟約。

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

此萬世之計也。

齊

非急以銳師合三晉。

必有後憂。

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

必南攻

楚。

秦構難。

三晉怒齊不與己也。

必東攻齊。

此臣之所謂齊必

有大憂。

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

齊王敬諾。

果以兵合於三晉。

張儀以連衡說齊

張儀爲秦連衡。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